

桥影流年

——俞氏六代江南筑梦

■记者 胡佳英 陶佳敏 见习记者 管学悦

江南水乡，蜿蜒的小河，像绸带一样轻柔地缠绕在翠绿的田野间。河上，一座座石桥静默横跨，它们见证了岁月流转，承载了无数行人的脚步。俞氏，一个与桥共生的名字，六代人的坚守与传承，如同那些石桥一样，历经风雨，却愈发显得坚韧和美丽。他们在桥上雕刻着时光，也在心中镌刻着家族的荣耀。每一座桥，都是他们智慧和汗水的结晶，每一块石头，都承载着他们的梦想和希望。

6代人，参与“建桥”3000多座……当我们漫步在这些石桥上，脚下是历史的沉淀，眼前是如画的美景。我们仿佛能听到，那些古老的石桥在低语，讲述着俞氏家族的故事，那些关于坚持、关于传承、关于爱与责任的故事。它们如同一首首动人的诗，被风轻吟吟唱，如水静静流淌，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。



三代人的技术交流

谋生： 学一技立身

小桥流水人家，是江南水乡的“标配”。一座座窄窄的、长长的石桥，架于清清小河之上，或位于农房前后，或位于阡陌农田，组成了如诗如画的江南风光。两岸百姓穿过小桥，或串门或赶集，好不热闹。一座石桥，既是江南水乡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又见证着两岸的发展、观照着百姓的生活。

在独山港镇衙前村，有一户俞姓人家，六代造桥。据俞氏后人回忆，先祖生于清末民初，俞善庆为俞氏桥梁世家第一代。因生活所迫，再加上当时风气以手工艺人为尊，俞氏先祖开始精研桥梁技艺。与其他手艺人一样，俞氏学会了造桥，也就找到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。然而，与其他手艺人不一样的，于俞氏而言，造桥已不仅仅是立世的根本，而是成为一代传一代的手艺，俞氏深耕造桥这门手艺，至今已有六代。

一门手艺，一条谋生之道。造桥可不易，既是一门苦力活，又是一门技术活。据俞氏桥梁世家第四代传人、今年81岁的俞田观介绍，江南地区多见石平桥、石梁桥，而制作这些桥梁的原材料多为石头，因此“凿石头”成为他们造桥人的必修课。

平湖不产石，石桥却多见。对造桥人而言，“凿石头”的前提是先去湖州等地采购原石，这也是俞氏造桥原材料的来源。一艘装载着石头的船只，在手摇杆的滑动下慢慢靠岸，成为俞氏后人存在记忆深处的画面。

石头搬回平湖之后，将又大又硬的石头凿成石块，考验着手劲和手功。为了把握开石的精度，石匠手上不能戴手套，这也是这一行的惯用做法。然而，开石可不是简简单单地将大石头劈成小石头，而是要讲究纹理。识别纹理、把握准度，即使知道了这些理论知识，也只有经过“千凿万凿”，才能将这些理论知识具象化。

按照纹理开石，再根据所建桥梁的尺寸、规格理石，最后一块毛石就变成了半成品料石。就拿俞田观来说，13岁的他初学造桥手艺，光学凿石头就学了五年。这五年多的时间，对俞田观来说是打基础的五年，这也垒砌了他今后造桥的高度。不仅仅是俞田观，对每一代俞氏而言，学凿石、打基础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。正是因为基础打得牢，才让俞氏成为了平湖、金山两地颇负盛名的桥梁世家。

“石匠利胜”，是地方百姓对俞氏桥梁世家第二代传人俞利胜的尊称。看似一个普通的名号，饱含着村民对俞利胜造桥专业度的肯定，也饱含着对他为人的认可。“所以对我们造桥人来说，造桥既是苦力活、技术活，又是良心活。”俞氏桥梁世家第五代传人、今年61岁的俞仁忠说道。

何以理解造桥是一项“良心活”？据俞仁忠介绍，造一座桥便利的是两岸百姓，所以造桥被认为是一件积德的事情。以往往往是县衙出资或乡绅集资，聘请造桥人开始造桥。于造桥人而言，造桥不仅是一份营生，更是一件善事、好事。“一座石桥往往要用上百年，对沿岸的百姓来说，可能一走就是一辈子，所以我们都是凭良心造桥。”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，一代又一代的俞氏后人以良心为标尺，衡量着造桥的工艺。

积福： 为百姓造桥

从开石，到理石，最后到料石，一项项手艺经过岁月的沉淀变得更加熟练。俞氏一族学技，学的是造桥的技术，守的是为民造桥的良心。

怀揣着建设家乡的梦想、为民造桥的初心，1960年，俞田观在县交通局的邀请下，在全塘组建了一支桥梁施工队伍，建造了平湖地区的第一座石平桥——南河楼桥。这座桥以其优良的质量和稳固的结构，很快在平湖本地赢得了良好的口碑，俞田观和他的团队也因此声名大噪。

时间来到1966年，平湖县决定整合资源，将乍浦马山、黄姑、黄山和全塘的四支乡镇桥梁队伍合并，成立了“平湖县四社联营农村桥梁工程队”。凭借出色的造桥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俞田观被委以重任，担任这支新成立的桥梁工程队长，全权负责整个队伍的工作。

不辜负组织信任、不辜负群众期许，多年来，俞田观始终深耕于造桥事业。后来，平湖各乡建立造桥工程队之际，俞田观亲自选拔了一批技艺精湛、责任心强的徒弟，派遣到各个乡担任造桥工程队队长，而他自己作为“总负责”，总是到现场给大家培训、指导，“你看我做”的现场式教学，让一支支造桥工程队完成了从“草台班子”到“专业队伍”的完美蜕变。

“一个乡，一个造桥工程队”的人员配置，正是为了满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大建设事业。建设为民，建设惠民。上世纪60年代，平湖地区竹桥较为普遍，这些竹桥大多数是由一根根细长的毛竹捆扎而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此类桥梁渐渐暴露出结构不稳定、易受虫蛀等问题，严重制约了村民的出行安全和便捷性。

毛竹桥改成水泥桥，俞田观等造桥人“顺势而为”。利用预应力设备制作桥梁板，再利用打桩设备往水里打入水泥桩，然后盖上梁帽，再铺上桥梁板，一座简易的水泥桥就建造完成了。上世纪70年代左右，随着拖拉机等大型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，一座座桥梁既要满足人和牲畜，也要满足农机通行，对桥梁的承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机耕桥逐渐兴起，相比水泥桥，其桥梁更宽更厚，承载能力更强。水泥桥、机耕桥等桥梁无需频繁维护，具有更高的耐用性，而且跨径更大，适用范围更广，极大地提高了桥梁的实用性和经济效益。一时间，这些桥梁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。

“自古以来，造桥都是为了百姓需要。”俞田观说，适应时代发展始终是他们造桥人遵循的原则。上世纪80年代，可供汽车行驶的公路桥建设之风，逐渐从大城市吹到了小县城。在平湖县的组织安排下，俞田观等人也外出参观学习考察，再加上同济大学的桥梁专家来平上课，俞田观等人“解锁”了系杆拱桥、双曲拱桥、桁架拱桥等不同桥型，符合平湖地形的各类桥梁逐渐进入大众视野。

从毛竹桥、水泥桥到机耕桥、公路桥，不管时代怎么改变，为民造桥始终是俞氏六代坚守的信仰。

传承： 修桥亦修身

修桥造路的匠心独运，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技艺传承。俞氏一代又一代的造桥人，正是这种文化传承的生动写照，他们用巧手与坚韧修建了一座座桥梁，也修炼了自己的人生品格。

俞田观13岁开始学习凿石、抬石，儿子俞仁忠17岁就进入桥梁工地，开始从事造桥工作。从小就在俞田观的影响下，俞仁忠对桥梁事业耳濡目染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工程技术不断进步，俞仁忠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。于是，他选择在传承原有技艺的基础上引进新方法。

第一座城市桥、首座刚架拱桥、首座预应力悬臂梁桥……一座座更为现代的桥梁伫立在平湖的各条大河之上，为城市的交通贡献着自身的价值。“我修建的第一座刚架拱桥，就是现在的关桥，当时建这座桥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，这是一次全新的技术突破。”俞仁忠回忆道，关桥的建造既要解决跨度和承重的问题，又要达到通车的标准，再加上首次尝试新桥型，给俞仁忠他们带来了难度与挑战。再加上土壤压缩，桥台发生位移，给关桥的建造带来了重重阻力。

难题，难不倒爱跑现场的俞家人。俞仁忠在工地现场反复测量与钻研，并利用在苏州学习到的图纸设计、机械运用等知识和理论，俞仁忠想到了在桥台与河岸之间放置摩擦板的方法。用摩擦板抵住桥台和河岸的泥土，把桥台往外推出，终于固定了桥台的位置，难题迎刃而解。

跑现场、爱钻研，数十年的坚守在俞仁忠身上留下不少印记。“黑”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，粗糙黝黑的皮肤是烈日留在他身上的痕迹。手上曲折的皱纹，手掌厚厚的老茧，每一处痕迹都是俞仁忠下基层、跑一线的“勋章”。“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，每每到了造桥的关键节点，他总是放心不下，要去现场督工程。”俞仁忠说道。

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，俞仁忠的儿子俞磊也接过了家族造桥的“接力棒”。“爷爷和父亲一直对我说，造桥一定要用心，不能为了尽快完工就糊弄，建一座桥首先保证的就是质量。”俞磊说，关于“桥梁”的一切从小就刻进了他的人生轨迹里，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份家族的接力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因此，走上工作岗位，他也毅然选择了桥梁相关的行业。“这份事业能传承至今，经历六代，已经不仅仅是造桥技艺的延续，更是一种精神寄托。”俞磊说。

像祖辈、父辈那样跑现场跑一线、抓品质抓安全，俞磊渐渐独当一面，成为了平湖市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副经理。他不仅继续推进桥梁建设，而且还拓展了智能化系统、公路安全设施以及消防设备等领域。他坦言，作为桥梁世家的传承人，祖辈留下的造桥技艺不能丢，几代人塑造的精神品质更要传承。现在他的两个孩子都已出生、学习，他也希望家族的这份“宝藏”能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得以传承。

从俞氏祖上选择造桥，到如今已经六代了。在俞田观的身上，有一股坚持与专注；在俞仁忠的身上，有一份传承与融合；在俞磊的身上，更有一种创新与拓展……一代有一代的使命，一代有一代的气质，这些不仅成就了他们的造桥事业，也造就了俞氏六代造桥的传奇。

而这样的传奇，还在继续书写……



庙桥施工图设计



俞田观生活照



俞仁忠年轻时在桥梁工地



俞磊在看桥梁图纸